

# 參政消息

新新通訊社編印 內部刊物・注意保存

1959年6月  
13  
星期六  
第0771期

## 新西兰和委会主席說人民公社就是好

## 符合人民需要并有助于农業發展

【路透社香港訊】刚刚结束在共产党中国访问五星期的奥克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威廉·艾雷在5月21日抵达这里的时候说，他主张新西兰承认北京政府。

艾雷是新西兰和平委员会主席，他说，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在许多方面——如工业和炼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

他说，中国的公社制度符合人民的需要并有助于农业的发展。

有人问，公社制度对中国人民是否真的很好，他回答说，“是的。”

艾雷在1931年和1952年曾经访问过中国，他说他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

【本刊讯】西德“西南德广播电台”记者兰哈尔德·阿布雷希特在5月23日晚间以“中国的人民公社”为题同西德“德中协会”会长沈克作了为时一刻钟的谈话。

沈克认为，中国的公社化是一个“技术革命”，是“要用新的史无前例的方法来耕种土地”，改良农具，增加生产。

接着他介绍了1958年中国农业增产的情况。他说，“最近十年中国增加了约一亿二千万人，但是比以前吃得饱，吃得好了”。他还说，“大部分中国人是自愿参加这次变革的，因为他们很快看到了巨大的成就”。

沈克说，中共六中全会决议“只在农村搞公社”。

沈克认为，西方过分“从理论上”注意中国公社化，而对它的经济意义注意不够。他说“在五年到十年内中国农村将有五千万到一亿农民过剩，他们不能到城市去，而只能留在农村一边务农一边搞小工业——满足大工业所照顾不到的农村在消费品和农业机械方面的需要”。

他还说，“那里的生产队都军事化了，中国人把这个军事化解释为生产上的有组织有纪律。我认为这个解释是真实的”。

电台记者最后总结说，“我们的谈话应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用我们欧洲的情况同中国，亚洲的情况作简单的比较，那里长期贫穷的农民有一把米吃就觉得是一种幸福了”。

宅的二楼阳台上向群众挥手致意。

今天还取消了给访问者哈达的做法。

【印度报业托辣斯穆索里10日电】达赖喇嘛今天在比拉住宅前面举行的一个特别仪式上接受了德里那夫丹密克列拉委员会（译音，一印度教团体——本刊编者注）50人代表团的一部装订精美的罗摩耶那英译文和一个金海螺。

【本刊讯】“印度快报”11日从穆索里报道说，傍晚，达赖喇嘛将在比拉住宅的草地上招待一百多名官员和非官员。

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纳拉扬在6月9日在锡摩加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说，他打算在印度南部旅行后去访问达赖喇嘛。

## 卡拉奇禁止上演 美歪曲西藏情况影片

【本刊讯】据卡拉奇“晨报”11日报道，美国新闻署制作的一部名为“不可征服的西藏”的影片被禁止在卡拉奇公演。

卡拉奇电影检查局宣布，美国的这部影片不适于在卡拉奇公开上演。

【中央社台北10日电】中美双方于9日签订的第一次剩余农产品协定比较去年签的第二次协定对中国更为有利，据美援运用委员会指出：（一）

美方这次拨售物资总额比较去年的一千二百一十万美元增加一百三十万美元；（二）这次农产品出售所得价款，规定以等值美金七百万元的台币供中华民国国防务支助之用，比较上次增加了美金一百万元的等值台币；（三）另以等值美金一百万元的台币作为中国经济开发之用，这是上次协定所没有的。

【中央社台北10日电】中美双方于9日签订的第一次剩余农产品协定比较去年签的第二次协定对中国更为有利，据美援运用委员会指出：（一）美方这次拨售物资总额比较去年的一千二百一十万美元增加一百三十万美元；（二）这次农产品出售所得价款，规定以等值美金七百万元的台币供中华民国国防务支助之用，比较上次增加了美金一百万元的等值台币；（三）另以等值美金一百万元的台币作为中国经济开发之用，这是上次协定所没有的。

【中央社台北10日电】中美双方于9日签订的第一次剩余农产品协定比较去年签的第二次协定对中国更为有利，据美援运用委员会指出：（一）美方这次拨售物资总额比较去年的一千二百一十万美元增加一百三十万美元；（二）这次农产品出售所得价款，规定以等值美金七百万元的台币供中华民国国防务支助之用，比较上次增加了美金一百万元的等值台币；（三）另以等值美金一百万元的台币作为中国经济开发之用，这是上次协定所没有的。

\*\*\*\*\*  
合众国际社报道  
毛主席周总理接見秘魯議員团  
【本刊讯】合众国际社11日转播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秘鲁议员团的消息。  
另外，该社还转播了薄一波副总理设宴招待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  
两条消息都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

## 法新社报道 我駐藏部队参加农业生产

【法新社甘托克11日电】拉萨电台报道说，中国驻西藏的军队在进行农业生产，因此西藏将生产60,000吨蔬菜和小麦，农业生产大部分是在拉萨河岸进行的。

今天到达这里的亚东消息说，“中国解放军的司令”最近带领一支四百人的军队到达了春

丕谷，视察了锡金纳都拉关下面的地区。

另一则报道说，西藏已经没有乞丐，土匪或者罪犯了。乞丐自己谋生，和尚被迫去修路，病弱者被用来当间谍。

据了解，中国当局允许难民离开这个国家以便缓和西藏的粮食问题。

## 路透社报道 我国某些地区發生水旱灾害消息

【路透社北京11日电】今天这里有消息说，在广东（中国南部沿海出产大米的重要省份）西南部最近有暴雨，淹没了一百八十多平方英里的田地。

“人民日报”说，当局在这个地区动员了四十多万农民和洪水作斗争，加固堤围，上堤巡逻。在他们的努力下已经抢救出一百五十六平方英里的受淹田地。

报纸说，今年雨季来得比往年早，使得江河河水暴涨，并在某些地区引起了较大的洪水。全省各地农民正在展开防洪斗争，确保早稻作物。

数万农民正在日夜努力，修补和加固保护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大约二百六十平方英里田地的防汛大堤。

“人民日报”在上星期报道了

长江以南以及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某些地区的洪水情况。它还说，在东北，华北和西南，有成千英亩的田地发生严重旱灾。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4日刊载该报记者星期三从香港发出的一则消息，标题是“中国发生水灾和旱灾”，消息全文如下：

中国连年不断的敌人——水灾和旱灾正在影响这个国家许多地区的农作物。东北，华北和西南都发生旱灾。棉花，小麦，大米，玉米和油菜都受到威胁。

在东部沿海省份——福建，浙江和江苏闹水灾，这几省的主要农作物是大米，棉花，小麦，茶叶，水果和黄麻。官方的报纸“人民日报”今天说，可能今后还有更大的困难。

## 日本駐蔣幫“大使”誣蔑人民公社 叫嚷相信蔣帮会“返回”大陆

【美联社台北10日电】日本大使井口贞夫星期二在台中省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示相信国民党中国会返回大陆。

中国报纸消息说，大使的讲话不断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消息说，这位大使提出以下几点：日本和中华民国是具有共同反共目的的姊妹国家。大陆中国实行强制组织化的生活和劳动的公社制度注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命运。当国民党返回大陆

时，日本和中华民国将在正义的基础上前进。

他说，日本决不卖战略物质给共产党中国。去年日本和中华民国的贸易达到双方共一亿六千万美元的数目，这种贸易正在增加中。他说，日本和中华民国将在文化方面进行合作。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把中华民国开除出奥林匹克运动的行动是愚蠢的错误。日本将欢迎中华民国参加1964年在东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 李承晚集团阻撓在日朝侨回北朝鮮 駐日大使揚言要同日断絕关系和訴諸武力

【共同社东京11日电】据新亚社消息，韩国驻日代表团的柳大使11日上午在东京接见新亚社记者，就日朝两国红十字会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在事实上达成协议的消息发表谈话如下：

一，据说，日本无条件地屈服于北朝鲜，两国已经达成协议。不能设想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将会参与这样的不人道的野蛮行动。我们要采取一切手段，以粉碎日本的野蛮行动。

二，我们要宣布这样的事实：日本政府对于它用文件或者在口头上向韩国约定的事情，一直采取欺骗（韩国）的行为，直到最后一刻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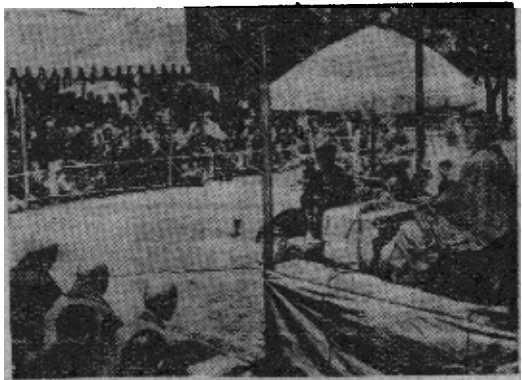
三，因此，我认为，日韩会

谈当然会决裂，韩国也将不顺利关系，而断绝经济关系。这就等于韩国国民要主动地同日本断绝一切关系。我们要用一切手段阻止朝鲜人返回北朝鲜，包括使用武力在内。

四，我将在12日回国，向政府提出详细的报告。我将在什么时候返回任所，不同本国政府商谈以后，是不知道的。

【共同社东京11日电】外务省事务次官山田11日晚上邀请韩国柳大使到外务省，会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山田次官希望柳大使不要因朝鲜人返回北朝鲜问题而给日韩关系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这并没有得到柳大使的谅解。

## 达賴喇嘛在穆索里 釋迦牟尼誕生庆祝会上祝禱



达赖喇嘛在1959年5月22日在穆索里主持释迦牟尼诞生二五〇三周年庆祝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男女老幼共一千多人。  
这是达赖喇嘛在会上祝禱的情况。  
（印度政府新闻局图片和说明）

## 蔣帮說11日我軍炮击金門 台报揚言我如炮击金門海津就要騷扰廈門鐵路

【中央社台北11日电】国防部消息：厦门围头匪炮，今晨六时至下午六时五十分，曾三次滥射金门岛群，落弹共八十发。

【美联社台北11日电】台北报纸星期四报道，中国国民党人已经威胁说，如果共产党炮轰金门的海滩地区，他们就要破坏中国大陆和厦门之间的铁路。

# 巴黎“世界报”评论“开罗的新策略” 纳赛尔反伊反共已遭到失败

纳赛尔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既没有能推翻卡塞姆，也没有得到西方的“慷慨”援助。因此，新近采取了“新的策略”，对外缓和了对苏联和卡塞姆的攻击，对内改组机构，“放松”国内的严格统治，以笼络人心。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5月20日刊载社论“开罗的新策略”，全文如下：

今年年初，开罗发动的反对伊拉克政权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双重宣传攻势似乎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它本来想，既要孤立——甚至是推翻——卡塞姆将军，又想以反共攻击作为交换条件来取得西方的大量援助。

关于这两点，阿联都失望了。卡塞姆将军到目前为止经住了摆在他面前的种种考验。每一项成就似乎都把他的政权更推向共产主义轨道。但是，结果本身却没有能够引起美国和英国对尼罗河流域采取慷慨行动。

华盛顿和开罗当局在政治方面确实进行了一些接触，但是，采取这种态度之后，迄今一直没有提供任何重要援助。最多只是有一些贷款，以便使开罗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至于英国，它并不介意开罗的抗议，新近宣布，愿意向卡塞姆将军的政府提供军火。

因此，阿联当局新近开始了新的策略。在外交上，对苏联的攻击，甚至对伊拉克的攻击都不那么强烈了，在国内方面，开罗当局设法迅速改组内阁各项机构，以便不使伊拉克得到更多的材料进行报复宣传。

自从1958年2月，叙埃合并以来，不仅叙利亚没有得到确定的体制，就连这一时期在埃及本国实行的些微少的议会和民主的雏型也因合并而被停止了。

纳赛尔总统新近颁布了一项在两省建立统一的民族联盟的计划。直到合并时，民族联盟还在埃及活动，但是，叙利亚解散了的政党却没有谁来代替。

纳赛尔决定的措施是想在整个阿联建立一个单一政党。

纳赛尔同时似乎又决定满足一部分叙利亚舆论的要求：这些人抗议阿联对叙利亚副总统们的领导。纳赛尔总统要求苏联同意派比塔尔为驻莫斯科大使，这表明他准备对中央政府的机构进行重大改革。

阿联副总统（目前由两个埃及人和一个叙利亚人担任）的职务将被取消。两省的政府将由总统任命的省长领导。

阿拉伯新闻和宣传局发表了这一措施，并说，纳赛尔总统任命库阿特利领导叙利亚省的行政工作。库阿特利作为叙利亚国家首脑时，把他的国家主权交给了埃及。他在叙利亚的威望很高，特别是因为，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敌人把他看成是反对青年领导人权力的堡垒，而这些人是在叙埃合并后唯一的得益者。

纳赛尔总统似乎打算采取以下措施：恢复同莫斯科的良好关系，放松国内的严格（统治），以便再一次挺身为争取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而同他的敌手展开斗争。

## 英“新政治家报”认为英国对伊拉克和阿联仍采取分而治之的陈旧政策

【本刊讯】英国“新政治家报”5月16日在一周新闻评论栏里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虽然政府认为把武器卖给伊拉克的决定并不表示在政治上承认卡塞姆政府，但是，如果取消它，显然是一个政治行动。无论如何，硬说把武器卖给伊拉克和政治无关是荒谬的。这表明，在最近几年发

生的一切后果不堪设想的事件以后，政府仍然渴望采取那种声名狼藉的分而治之的陈旧政策。纳赛尔还没有屈服，所以必须公开反对他，并且把卡塞姆扶植起来作为一种同他对抗的力量，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伊拉克会倒向共产主义也在所不惜。”

## 印「工会纪录」载文 伊拉克工人阶级在前进

【本刊讯】全印工会大会出版的“工会纪录”双周刊3月20日刊载了一篇题为“伊拉克工人阶级在前进”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1958年7月革命以前，任何工会活动都意味着有关的工人会遭到逮捕与拷打。革命后，全国各地成立了工会筹备委员会。至目前为止，在一些城镇和重要的工人中心已经组织了五十个工会，它们都是属于总工会的。

1月底，伊拉克总理卡塞姆正式告诉总工会的代表团说政府允许组织工会，社会部部长并邀请各行各业的工人组织工会。铁路工人和造船工人已经组织了他们的工会。

伊拉克工人阶级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产生的。现在工人相当于全国人口20%，即大约一百二十五万人。约六万工人在大工厂中工作。

第一个工会是1929年组成的，国内局势，特别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工人的受剥削引起了一连串的大罢工，其中有1931年8月反对沉重捐税的总罢工和1935年迫使降低电费的巴格达罢工。最重要的罢工是伊拉克石油公司和巴士拉港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所举行的，它们都是反对外国公司的罢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伊拉克也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不得不给予工会以较大的自由。伊拉克工人阶级变得比较强大，民主思想从国外输入这个国家。结果，政府承认了十九个工会。但是，石油工人工会（所有会员都为外国公司工作）仍然受到禁止。所以，1946年石油工人开始要求享有法律所准许的组织权利的大罢工。所得到的反应是警察进行了可怕的大屠杀和大肆逮捕罢工者。

伊拉克工人一再力图在地下恢复组织，他们也完成了国际方面的任务。

在帝国主义侵略埃及、黎巴嫩和约旦期间，伊拉克工人不顾努里·赛义德政府的疯狂迫害，组织了多次斗争的示威。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他们响应全阿拉伯工会总联合会的号召，破坏了油管，但是在1958年革命以前，伊拉克工会继续受到迫害，被迫处于地下。



的坝要化二十四天到三十天的时间。今年，作为联合会的一项工程，化了八个小时就筑成了。

在沼泽地带，需要修筑堤坝来防止洪水把肥沃的红土冲走。我们看到今年一个这样的坝只化了十天工夫就完成了，而往常要化两个月的时间。

在我们参观的地区，组织工作才刚刚开始。然而，在我们经过的村庄，我们都受到男女老幼的欢迎。他们挥舞着白色、绿色和红色旗帜以及卡塞姆的像，唱着自己编的歌颂革命的歌曲。

### 这意味着什么

在阿马拉沿河一带，在过去一、两个月，农民组织了学校，

在那里，他们学习阅读和写算法。

在一个校园里，农民们开始谈论革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一致认为，在粮食和住房方面，情况没有改变多少。有一个农民说，“可是即使政府还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我现在满足了。我能够感到这一点”，他指着周围高兴欢笑的脸孔说，“虽然我们吃不饱，可是我们现在是人而且是自由的人”。

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说：“在革命前，酋长把什么东西都搜括去了。现在我们从酋长那里把一切东西夺了过来”。她在回答“是谁进行革命的？”问题时，说得很正确：“我们和阿卜杜勒卡塞姆”。

### 一切都改变了

酋长把河流都说成是他们的财产，把农民们捕来的鱼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拿走。如果农民没有为获得耕作权事先付出代价，那么他就得不到土地来耕种。因此他把可能拥有的一切都卖掉，他们设法用沼泽地的芦苇编织席子以维持生活。

酋长禁止农民使用无线电，拒绝政府沿水路兴建学校。学校的教师被赶出这个地区。酋长们保持他们自己的军队，卫队，监狱，甚至是非洲的奴隶。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 美“国民前哨”周刊报道

# 土改后伊拉克农民的新生活

关心政治 支持革命 干劲十足 喜笑颜开

【本刊讯】美国“国民前哨”周刊在3月16日和23日登载了该报记者塔比瑟·佩特兰从巴格达发出的两篇关于伊拉克革命前后农民生活情况的文章这是第二篇，标题是：“伊拉克是如何进行土改的”。摘要如下：

我最近在伊拉克南部阿马拉省旅行。有一天我同一位土改官员到布提拉河上游的一个村庄去。这个村庄在革命后把名字改为萨拉姆（和平之意）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村民们以为我们是来开始修建新住宅的。总理在几天前曾经答允为目前住在茅棚或贫民窟里的所有伊拉克公民修建新住宅。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来意以后，三位商店老板仍然坚持认为我至少可以在他的茅棚里安装电灯。

沿河再往上去一些，在库姆萨，两百多个农民围在河岸上的两张桌子周围。在那里，他们和土改官员签订耕种稻田的合同。在阿马拉，土地是国有的，可是政府以前是同实际上拥有所有权的酋长订合同的。

很快就在帐本上按上了指印，因为农民协会联合会（在这个地区所有的人都属于农民协会联合会）在几个月前分给每个农民七英亩地，并且组织了工作队疏通灌溉渠和为春洪作准备。

### 收音机

在库姆萨，像我们所访问过的所有其他村庄一样，至少有

两、三个茅棚上架了天线。一个农民解释说：“收音机像面包一样重要。如果我们不得不饿着肚皮来买一架的话，我们也会这样做的”。阿马拉的农民只要可能，决不放过一则新闻广播，而且他们很欢喜讨论政治，政策和世界大事。他们向我提出这种问题：“卡斯特罗是不是好人？”“赫脱是否像杜勒斯一样？”“为什么美国人不要和平？”可是他们最爱听的节目是专门向农民广播的关于耕种，合作和土改头几个阶段的指示以及“用我们所能听懂的语言”播送的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和戏剧。

### 准备好了

在阿马拉，共产党在1944年开始组织秘密农民协会。这个省份划成几个地区，每个地区派几个人向农民进行宣传。一个农民领袖说，“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如何获得这些权利及如何行动。我们终于办了两家秘密报纸，‘工人大众报’和‘农民斗争报’。所以，当革命爆发时，农民们准备好了”。

在卡拉河上游以及伊朗边境附近的沼泽地带的长途旅行中，看来最惊人的成就是农民协会联合会的成就。

有一个农民给我们看他外衣上的一个枪洞。他叙述了他在上星期遭到“酋长手下的人”袭击的经过。在这个地区，酋长和他

手下的人仍然在制造骚乱和试图瓦解联合会。

### 新生活

在阿马拉省沿河一带灌溉有时是用抽水机进行的，可是大部份是靠用泥土稻草修筑的临时性的土坝。我们参观了一个这样的土坝，在酋长统治下，筑这样

【本刊讯】美国“国民前哨”周刊3月16日刊载了该周刊记者塔比瑟·佩特兰所写的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题目是：“伊拉克的革命和农民”。摘要如下：

### 强烈的反应

偏僻的阿马拉省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下游。巴格达离这个省会阿马拉城有二〇〇英里。我们越往阿马拉的南部走，牧民们和村民们在看到一个欧洲人时的反应就越强烈。大多数人是理不理睬我们，但是其他的人大声诅咒着（“我们要把你们从这个国家踢出去！”），挥动着拳头或者轻蔑地吐着吐沫。

稍微谈一谈经常就

## 革命前伊拉克农民的悲惨处境

事情：“我们从来得不到我们份内应得的大麦，即使这仅仅占四分之一。酋长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和他的士兵把我们的食物全部抢走了。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由于一些细小的过错，我们就受到严格的惩罚。酋长

一只猫一起放在一个箱子里，把这个箱子钉牢，让他的卫士们滚动这只箱子，这时猫就在里边抓这个人。如果农民跑去告警察，酋长就派人去贿赂警察。然后这个农民就会被赶走，从此以后再得不到土地来耕种。”

## 外电报道葛罗米柯和赫脱会谈情况

赫脱无理叫喊“西方拒绝在威胁下进行谈判”甚至以中断会议相要挟。  
葛罗米柯对赫脱说，谈判的基础仍然存在，苏联准备继续进行四大国会谈。

【法新社日内瓦11日电】今天国务卿赫脱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谈时在场的仅五人：赫脱，美国负责欧洲事务副国务卿麦钱特，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索尔达托夫和一位译员。会谈以赫脱提出一个严肃的警告开始。他告诉葛罗米柯说他和他的共事者们对于会议目前的转折感到不安，并宣称西方拒绝在威胁下进行谈判。

赫脱甚至谈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是表示他虽然愿意恢复讨论，但是他同样愿意立刻坐上飞机回华盛顿。

但是，不存在休会或者破裂的问题。葛罗米柯的发言很长。他要赫脱相信，苏联政府的意思不是要提出最后通牒，而且也没有在柏林问题上发出威胁。他回溯了会议的各个阶段，提出了一些新论点，并说他准备继续进行四国会谈。

【路透社日内瓦11日电】法国发言人今天晚上说，在今天赫脱和葛罗米柯的会谈中，根本不存在着中断会议这样的问题，但是葛罗米柯的态度丝毫也没有改变。

一位苏联发言人今天晚上说，“日内瓦会议继续举行”。

有人问到，在今天赫脱和葛罗米柯的会谈以后，会议是否有可能休会或中断，这位发言人说：“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问题。”

共产党人士今晚说，在今天的会谈中，苏联外交部长对赫脱说，他认为，谈判的基础仍然存在。

共产党人士说，赫脱和葛罗米柯周末时大概会再次会晤。

这些人士说，葛罗米柯今天对赫脱说，他关于柏林问题的最近的一次发言并不是最后通牒，但是有若干问题需要在一定期限内解决。

【路透社日内瓦11日电】在赫脱同葛罗米柯举行会谈以后，发表了美、英、法三国代表团商定的一项简短声明说：“赫脱先生在英法外长的同意下于今天四时拜访了葛罗米柯先生，把他们如何认真看待会议在过去几天来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谈判的影响告诉了他。”

这项声明是在西方三国外长讨论了赫脱—葛罗米柯会谈的意义以后立即发表的。德姆维尔在离开西方外长会议的会议室时对记者们说，我们要看看情况的发展如何，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有人问英国发言人，赫脱和葛罗米柯曾否讨论会议可能休会或者在副手一级继续进行的问题，他说：“没有讨论休会，也没有讨论由副手举行会议。今后几天将会决定会议的结果。”

西方人士说，赫脱自从昨天起就准备了一架飞机，万一他需要回华盛顿，只需要在四小时前发出通知。

美国今晚发表的一篇声明说，西方现在认为会议是“开一天算一天”。

这项声明又说，赫脱已经向葛罗米柯表明，今后几天的会议将决定结果。

西方外长将和勃兰特会谈

【路透社日内瓦11日电】西方四国外长明天将和明晨到达这里作二十四小时访问的西柏林市长勃兰特共进午餐，席间，他们将进行会谈。

宴会由赫脱作东，在他的湖滨别墅内进行。

【美联社洛桑11日电】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布伦戴奇（美国人）星期四说，他坚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关于中国的决定，而且无意辞职。

布伦戴奇在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在慕尼黑会议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四十八个委员国中只有七个委员反对这个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中国共产党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大陆中国，并且请国民党中国委员会只代表福摩萨申请

## 尼克松正积极操揽外交大权 赫脱坐上了艾森豪威尔的冷板凳

【本刊讯】5月31日的“华盛顿邮报”刊载的罗伯茨的文章，文章说：

赫脱国务卿上周参加杜勒斯葬礼后第二天再次飞往日内瓦。赫脱好像是一个如释重负的人。

晚上解决了他们在总理职位问题上发生的争吵。

这种说法是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了解决两位政治家之间的争吵而召开秘密会议之后传来的。提供消息的人士说，联盟的团结已经恢复，阿登纳和艾哈德同意在未来共同协作。

艾哈德对记者们说，他对折衷解决办法感到满意。但是，他看上去毫无满意的情绪。他沉着脸，就象一个人拿着他所不喜欢的东西似的。

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发表声明说，他们对于“想要损害艾哈德名誉的声明感到遗憾。”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前任的生病以及以艾森豪威尔总统为首的整个世界对这场病的关心，使得他似乎非常不像是第一号的内阁阁员。现在，他完全得到了自己应有的地位了。

但是，赫脱将远不是像已故的国务卿那样的行动自由的人，这也是事实。他没有，而且以后大概也不会有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代里的那种显著的亲密关系。此外，美国的外交关系中正在迅速出现一个新因素：副总统尼克松。在许多显要人物为了参加杜勒斯的葬礼而到这里作短期访问的时候，尼克松进行了不少认真的交谈。今年夏天，尼克松还将去莫斯科访问。

总统已经给了尼克松这样大的活动范围，并且有迹象表明，他愿意甚至让尼克松在最高级会议的某些阶段代替他参加会议。

副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行动是杜勒斯先生从来不会遭遇到的。尼克松过去在国外的友好访问从来没有具有过像眼前的这些活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 「泰晤士报」认为 苏联新建議旨在促使举行首脑會議

应当立即把问题提交最高级会议。

西方代表未能肯定葛罗米柯先生为什么又在此刻提出苏联主张设立全德委员会以考虑重新统一德国和缔结和约问题的建议。阿登纳留任总理的决定看来已经在设立全德委员会问题上把让步之门关上并且堵住了。

## 布倫戴奇暴露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叫嚷我“只能代表大陆”台湾是“单独权力”

公然宣称蔣帮仍有“資格”参加比赛并排除我参加的权利

重新参加。他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现在无可改变地承认存在着一个代表福摩萨的单独权力。

布伦戴奇表示希望，在大陆中国和福摩萨的奥林匹克委员会都接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决定，并且重新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他说，然而，国民党的委员会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求重新参加的申请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国民党）中国人举行会谈，以了解能够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决不改变我们的决定，这个决定说明，他们只能代表福摩萨岛，正如北平的委员会只能代表大陆中国一样。”

【合众国际社洛桑10日电】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布伦戴奇今天说，国际奥委会将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使国民党中国人能参加在加利福尼亚斯阔谷举行的1960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同时，布伦戴奇说，赤色中国“肯定不会”被允许参加这次的冬季比赛。

## 美国务院再次“指責”奥委会决定 怀特表示要繼續搞“两个中国”

【美联社华盛顿1日电】国务院星期四再度指责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不该坚持要国民党中国的运动员只作为福摩萨的代表。

新闻发布官怀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际奥委会是唯一采取这种态度的国际组织。

他指出联合国的每个专门机构都承认国民党中国为中华民国。怀特同时说，共产党中国运动员会得到允许到美国来参加明年2月在加利福尼亚斯阔谷举行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6月11日刊载该报特派记者6月10日从日内瓦的一则消息，评论葛罗米柯新建议，摘要如下：

对于葛罗米柯先生所以改变策略有三种讲得通的解释。苏联政府可能已经断定，在经过一段相对的表面融洽的时期以后，它便可以突然激使西方外长中断会议，其结果可能是加强主张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压力，也许还能使西方阵营分裂。

他们可能认为，新建议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的让步，他们已经把打算同东德单独缔结和约的日期推迟了一年，他们可能争辩说，他们已经把“过时的”柏林占领地位延长一年。

也许真正的解释是，目前的改变只是一会儿比较温和，一会儿比较“强硬”的策略的一部分。

根据西方的所有报道，葛罗米柯先生在昨天的秘密会议上语气“强硬”，这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先生在麦克伦先生访问莫斯科的中期所说的一番话，他的这番话是在经过几天比较合理的谈判后说的。英国那时决定以镇静的态度来对待他的言论，后来苏联便同意参加外长会议。

西方外长在今天上午举行会议，西德外长勃伦塔诺在大约一小时后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认为目前不是匆匆中断会议的时候。

西方代表们认为，葛罗米柯先生为了想分裂西方，很可能宣布说，既然没有获得进展，外长们便

布伦戴奇说，国际奥委会已经要求国民党在他们的奥委会的名称中放弃用“中国”字样，而代之以“福摩萨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在他们这样做了以后，重新入会的申请将立即提交国际奥委会的会员国们进行邮递表决，以便在斯阔谷运动会开始以前恢复承认。

布伦戴奇说：“但是，如果它拒绝这样做的话，仍旧并不意味着国民党中国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

可能的解决办法之一将是他们已经接到参加比赛的邀请而且已经接受了这个邀请为理由，允许他们参加。

布伦戴奇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候说，他们肯定不得参加冬季比赛，因为他们已经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在下次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大会举行以前，“肯定不能考虑”撤回退表或者重新申请入会的问题。

布伦戴奇又说，将不可能就赤色中国问题进行邮递表决，因为国际奥委会必须先调查一下赤色中国的运动是否符合奥林匹克的规则。

的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

怀特说：国务院不反对从大陆中国来的真正的运动员。

他强调说，他们将作为大陆中国的运动员而不是作为全中国的代表而得到签证。

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国运动员将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而得到签证——不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或者说些什么。



# 法国罢工浪潮起伏此起 反对「节约」政策 要求增加工资

【法新社巴黎11日电】尽管政府的号召，已经下令在下星期二（16日）从四点到十二点举行罢工的三个铁路工人工会联合会的联席会上，仍然决定维持罢工的决定。

为了证明自己的态度是有理由的，三个工会说，它们和总理举行的会谈，没有为铁路工人们同政府的冲突带来任何新的东西。

在此以前，这三个工会中的每一个工会都单独宣布维持罢工决定。

【法新社巴黎11日电】政府今晨警告铁路工会的代表们说，如果铁路工人仍要在5月16日举行罢工来支持他们增加工资的要求，那么，政府将重新征调工人。

从1958年以来，各工人组织一直要求调整工资11%。今年5月14日，政府向工会代表指出：他们在1959年以内应该满足于普遍增加4%。

代表们到马提翁大厦来是为了陈述他们的苦衷。可是他们出来却带着这个相当于最后通牒的答复。

因此，社会气氛在法国仍是沉重的。年初以来所执行的那些厉行节约的财政措施，对国有化经济部门的影响特别大。在私人经济部门，还给予企业某些自由。

某些节约措施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产生了强烈影响。除了工资本身的问题之外，特别是每半年减少3000法郎的医药补助费。

法国政府昨天采取了恢复医药补助和增加家庭补助金的措施。

“人道报”就此写道：事实已经证明，工人阶级的行动，可以迫使普遍增加工资得以实现。罢工的新威胁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出现的。

公用事业的劳动者过去几个月中已经产生过骚动。6月1日地下电车工人罢工使巴黎交通瘫痪。铁路工人5月6日举行了部份罢工。自来水，煤气，电力等都中断过供应。在某些工业部门，如冶金，今天已经形成罢工的威胁，甚至在洛林的铁矿开采业，也发生了局部的罢工运动。

【法新社巴黎10日电】社会情况和法国总工会竭力想煽起的令人烦恼的罢工威胁，使政府感到焦虑。

社会情况的特点是工人要求权利，今晨的内阁会议正是专门讨论社会情况。政府在这方面作了两个重要的让步：放弃1959年预算中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免扣3,000法郎的医药补助，决定提高家庭补助金的百分比。

## 政府以解雇和征调相威胁 铁路工人宣布将于十六日罢工

### 法国民议会辩论阿尔及利亚问题

## 德勃雷理屈词穷竟无端攻击苏联和法共

### 英报要西方不要支持法国对阿政策

【法新社巴黎9日电】星期二下午，国民议会开始辩论有关阿尔及利亚的两个财政货币法案。在辩论中，德勃雷回答了两个极端的发言人的讲话。极右翼发言人指责政府在“合并”阿尔及利亚方面做得太不够了。另一方面，共产党议员罗歇说，同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谈判，并不构成“放弃”（阿尔及利亚）。他说：“现在的时代，已不再是我们能拒绝一个国家的民族生存权利的时代。”

德勃雷在讲话完毕和恢复秩序以后，再一次从座位上站起来猛烈攻击共产党的宣传。他指出，那些要求谈判和缔结阿尔及利亚和平的人，“是同世界上所

有那些使叛乱持续下去的人共谋的”。他又说：在目前，“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和共产党之间的密切联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共产党进行的反对结集中心的运动”。德勃雷最后说：“共产党和反法西主义者勾结着，我不仅以本政府的名义，而且以四年来不能不应付这种勾结的历届政府的名义坚决谴责这种勾结。”

【法新社巴黎9日电】德勃雷总理今天在国民议会中，指责苏联集团各国给予阿尔及利亚叛乱者以道义和军事的支持，以阻挠法国绥靖这块领土的努力。

【路透社苏格兰爱丁堡10日电】“苏格兰人报”今天要求西

方国家不要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

这家独立的日报评论说：“阿尔及利亚战争对于同阿拉伯世界和整个亚非国家的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直率地说，如果其他西方国家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那是愚蠢的。”

“苏格兰人报”又说，“对西方来说，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共同的目的。相反，这个战争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

【路透社曼彻斯特9日电】“曼彻斯特卫报”今天指责法国政府没有把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看成是它必须与之妥协的一个长远的现实。

## 法国民意测验表明 不满政府的人愈来愈多

【法新社巴黎8日法文电】“法西晚报”公布了法国民意测验所的结果：

43%的法国人目前满意德勃雷政府；24%很不满意；10%不太满意；23%没有意见。

1959年2月同样的测验中，55%表示满意；24%不满意；21%没意见。

### “新法兰西”周刊评法国西德关系

## 戴高乐正使法国日益从属于西德

### 法追求在欧洲政策方面的“领导地位”已成幻想

【本刊讯】“新法兰西”周刊5月7日登载扬·德索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共同市场到日内瓦，法—德托拉斯和戴高乐的外交”。摘要如下：

波恩—巴黎轴心看来成了东西方谈判获得成就的主要障碍了。法—德勾结共同反对共处，主要是出于某些政治因素，但是，波恩—巴黎轴心也是基于很重要的经济实际情况。

德国和法国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却不能消除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有长期的传统。

目前，德国资本和法国资本之间的经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政治方面的一致加强了经济方面的联系；而经济方面的联系，又巩固了共同外交的基础：于是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逐渐使法国的外交日益和波恩德国的外交紧密地系在一起。

### 法拟订1960年预算

#### 军费又有增加

【法新社巴黎讯】1960年的预算草案将折合成重法郎提交议会。根据目前的估计：预算总额将为640亿重法郎；收入为580亿重法郎。同1959年的预算相比，支出（1959年为61890亿法郎）和收入（1959年56020亿法郎）增加了2000亿法郎。财政部次德斯坦向记者说：1960年度的预算赤字为5870亿法郎。军事费用将增加400亿法郎。至于1959年超支的国防费用，将由议会在年底

现在我们扼要追述一下经济合作的一些主要问题。

首先，谈谈法—德工业家和银行家的关系。克劳德在704期“新法兰西”周刊上曾揭露：法国托拉斯在德国投资及德国托拉斯在法国投资增加，工业企业之间产销协定有了发展，联合企业数目增长，为了共同开发非洲资源而签订了协定，广泛设立研究所等等。

其次是德国给法国的贷款，目前，我国是欠波恩几亿美元的债务国。众所周知，这笔贷款并不是无条件借给的；条件当然没有公布，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戴高乐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受着德国政府的要求的强烈影响，只要指出贬值和转移资金的新条例就行了。

最后，尽管谈判是秘密的，但是其他一些协定也透露出一些迹象，这些协定，一方面是德国

#### 赤字仍然庞大

来解决。

【法新社巴黎讯】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居约马4日向国民议会防务与武装部队委员会说：1960年的军事预算，必须满足法国的两个需要：支持它在阿尔及利亚作战；建立一支拥有原子武器的打击力量。

他说，不久将提出关于火箭和某些飞机的计划的法律草案。他说，陆军已经采取了一项行动，来保养和改善它的装备。但是他说，空军方面还是将由美国来支援。

订购法国的战争物资，另一方面是，法—德关于石油政策方面的合作。

对于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最亲近的伙伴和最直接的竞争者的法国来说，这样展开的前景怎样呢？

保罗·诺瓦罗在一篇发表在“经济与政治”月刊专号上的文章中，做了大致的分析；他特别指出，陷于戴高乐政策狭隘眼光中的法国政府，没有替换的解决办法，而只能是越来越依附于他的德国伙伴；相反地，德国人又受到东西方谈判和与英国接近这两种经常性的诱惑，这两种诱惑，注定了戴高乐政府的整个外交工作的失败。

长远说来，德国经济力量远比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雄厚，所以德国经济力量除了让法国经济变成它的附属品之外，不会给予任何别的希望。

只要研究一下共同市场的主要托拉斯，就可见在十个主要垄断组织中，就有七个是属于德国人的，只有一个法国人的（法国石油公司），特别是在基础工业方面，西德的力量无可否认地超过了法国大资本的力量。

戴高乐政府的亲德政策开展的前景，是一个从属于别人的前景。在所谓的欧洲政策方面，无论从共同市场或从波恩—巴黎轴心来说，政府所追求的法国“领导地位”已成为幻想。波恩在一个时期里还可以利用戴高乐——它目前需要他——，但是，法—德力量对比是显而易见的：法国欠德国的债款以及德国优越的强大经济力量，只可能使德国逐渐取得统制的地位。

## 苏兹贝格说

## 阿登纳一心想勾结法国打入非洲

【本刊讯】6月8日“纽约时报”“国外事务”专栏刊载了塞鲁斯·苏兹贝格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阿登纳继续当总理而不当总统是要实现什么希望呢？”摘要如下：

阿登纳既然不能强制别人同意埃策尔当总理，便决定他自己继续担任总理。

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执拗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政策问题。阿登纳对法国有一种强烈的偏爱。

阿登纳在几年前做出这样结论：法国人虽然缺乏组织才能，可是却具有感人的聪颖资质。他不信任让他的德国同胞自己去领导国家。但是，他赏识他们的组织才能。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可以把它们的才能美妙地结合起来。

阿登纳越来越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所打动，即可以利用这种汇集在一起的能力来建立一个同新组织起来的非洲密切联系的新组织起来的欧洲。他认为，比如说，不论法国或比利时，都不能单独开发它们的非洲财富。但是，当欧洲人同德国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认为，这就可以而且一定能做到。他已确信，否则非洲就会走向共产主义。

阿登纳下决心要在经济上把这两个大陆连结起来，利用一个大陆去援助另一个大陆。法国人表示，只要德国在非洲大力支持他们，他们将用同样的劲头来支持共同市场。

他知道艾哈德对共同市场是冷淡的，而且不那么倾向于太多地倚重法国。此外，艾哈德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他当总理，他就不会满足于听命于人。但是阿登纳认为，如果波恩不是一心一意地争取实现在非洲支持下的欧洲团结的话，不信任情绪就会在法国复活。法国新民族主义就会

冲破目前的经济拘束，在塞纳河畔还没有得到真正同意的最后建立联邦的梦想就会在来因河畔破灭。

这位可敬的总理提出的借口——他所以希望保持统治权是因为苏联在日内瓦采取了顽固态度——不是完全确切的。原因是在巴黎，而不是在莫斯科。

### 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控制布科城

### 又有许多农民参加了反政府军

【法新社圣约瑟11日电】星期三这里收听到尼加拉瓜叛军的一则广播说，许多游击队和农民参加了叛军行列，并且正在用于星期二布科“战役”中从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那里掳获来的装备武装自己。

电台说，在阿梅里斯克山正在展开战术作战，那里随时可能展开类似布科的“战役”。

电台接着谴责索摩查政府“严刑拷打手无寸铁的农民，从他们身上逼出毫无价值的口供”。

电台否认了尼加拉瓜的一项官方公报，这项公报说，在布科战斗中，有几个革命领袖被击毙。

【美联社特古西加巴11日电】叛军说，他们仍然控制着布科，没有在战场上丧命的国民警卫队人员都投向了叛军。

## 反对「节约」政策 要求增加工资

### 法国罢工浪潮起伏此起

【法新社巴黎11日电】尽管政府的号召，已经下令在下星期二（16日）从四点到十二点举行罢工的三个铁路工人工会联合会的联席会上，仍然决定维持罢工的决定。

为了证明自己的态度是有理由的，三个工会说，它们和总理举行的会谈，没有为铁路工人们同政府的冲突带来任何新的东西。

在此以前，这三个工会中的每一个工会都单独宣布维持罢工决定。

【法新社巴黎11日电】政府今晨警告铁路工会的代表们说，如果铁路工人仍要在5月16日举行罢工来支持他们增加工资的要求，那么，政府将重新征调工人。

从1958年以来，各工人组织一直要求调整工资11%。今年5月14日，政府向工会代表指出：他们在1959年以内应该满足于普遍增加4%。

代表们到马提翁大厦来是为了陈述他们的苦衷。可是他们出来却带着这个相当于最后通牒的答复。

因此，社会气氛在法国仍是沉重的。年初以来所执行的那些厉行节约的财政措施，对国有化经济部门的影响特别大。在私人经济部门，还给予企业某些自由。

某些节约措施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产生了强烈影响。除了工资本身的问题之外，特别是每半年减少3000法郎的医药补助费。

法国政府昨天采取了恢复医药补助和增加家庭补助金的措施。

“人道报”就此写道：事实已经证明，工人阶级的行动，可以迫使普遍增加工资得以实现。罢工的新威胁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出现的。

公用事业的劳动者过去几个月中已经产生过骚动。6月1日地下电车工人罢工使巴黎交通瘫痪。铁路工人5月6日举行了部份罢工。自来水，煤气，电力等都中断过供应。在某些工业部门，如冶金，今天已经形成罢工的威胁，甚至在洛林的铁矿开采业，也发生了局部的罢工运动。

【法新社巴黎10日电】社会情况和法国总工会竭力想煽起的令人烦恼的罢工威胁，使政府感到焦虑。

社会情况的特点是工人要求权利，今晨的内阁会议正是专门讨论社会情况。政府在这方面作了两个重要的让步：放弃1959年预算中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免扣3,000法郎的医药补助，决定提高家庭补助金的百分比。

## 政府以解雇和征调相威胁 铁路工人宣布将于十六日罢工

### 法国民议会辩论阿尔及利亚问题

## 德勃雷理屈词穷竟无端攻击苏联和法共

### 英报要西方不要支持法国对阿政策

【法新社巴黎9日电】星期二下午，国民议会开始辩论有关阿尔及利亚的两个财政货币法案。在辩论中，德勃雷回答了两个极端的发言人的讲话。极右翼发言人指责政府在“合并”阿尔及利亚方面做得太不够了。另一方面，共产党议员罗歇说，同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谈判，并不构成“放弃”（阿尔及利亚）。他说：“现在的时代，已不再是我们能拒绝一个国家的民族生存权利的时代。”

德勃雷在讲话完毕和恢复秩序以后，再一次从座位上站起来猛烈攻击共产党的宣传。他指出，那些要求谈判和缔结阿尔及利亚和平的人，“是同世界上所

有那些使叛乱持续下去的人共谋的”。他又说：在目前，“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和共产党之间的密切联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共产党进行的反对结集中心的运动”。德勃雷最后说：“共产党和反法西主义者勾结着，我不仅以本政府的名义，而且以四年来不能不应付这种勾结的历届政府的名义坚决谴责这种勾结。”

【法新社巴黎9日电】德勃雷总理今天在国民议会中，指责苏联集团各国给予阿尔及利亚叛乱者以道义和军事的支持，以阻挠法国绥靖这块领土的努力。

【路透社苏格兰爱丁堡10日电】“苏格兰人报”今天要求西

方国家不要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

这家独立的日报评论说：“阿尔及利亚战争对于同阿拉伯世界和整个亚非国家的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直率地说，如果其他西方国家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那是愚蠢的。”

“苏格兰人报”又说，“对西方来说，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共同的目的。相反，这个战争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

【路透社曼彻斯特9日电】“曼彻斯特卫报”今天指责法国政府没有把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看成是它必须与之妥协的一个长远的现实。

## 法国民意测验表明 不满政府的人愈来愈多

【法新社巴黎8日法文电】“法西晚报”公布了法国民意测验所的结果：

43%的法国人目前满意德勃雷政府；24%很不满意；10%不太满意；23%没有意见。

1959年2月同样的测验中，55%表示满意；24%不满意；21%没意见。

### “新法兰西”周刊评法国西德关系

## 戴高乐正使法国日益从属于西德

### 法追求在欧洲政策方面的“领导地位”已成幻想

【本刊讯】“新法兰西”周刊5月7日登载扬·德索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共同市场到日内瓦，法—德托拉斯和戴高乐的外交”。摘要如下：

波恩—巴黎轴心看来成了东西方谈判获得成就的主要障碍了。法—德勾结共同反对共处，主要是出于某些政治因素，但是，波恩—巴黎轴心也是基于很重要的经济实际情况。

德国和法国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却不能消除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有长期的传统。

目前，德国资本和法国资本之间的经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政治方面的一致加强了经济方面的联系；而经济方面的联系，又巩固了共同外交的基础：于是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逐渐使法国的外交日益和波恩德国的外交紧密地系在一起。

### 法拟订1960年预算

#### 军费又有增加

【法新社巴黎讯】1960年的预算草案将折合成重法郎提交议会。根据目前的估计：预算总额将为640亿重法郎；收入为580亿重法郎。同1959年的预算相比，支出（1959年为61890亿法郎）和收入（1959年56020亿法郎）增加了2000亿法郎。财政部次德斯坦向记者说：1960年度的预算赤字为5870亿法郎。军事费用将增加400亿法郎。至于1959年超支的国防费用，将由议会在年底

现在我们扼要追述一下经济合作的一些主要问题。

首先，谈谈法—德工业家和银行家的关系。克劳德在704期“新法兰西”周刊上曾揭露：法国托拉斯在德国投资及德国托拉斯在法国投资增加，工业企业之间产销协定有了发展，联合企业数目增长，为了共同开发非洲资源而签订了协定，广泛设立研究所等等。

其次是德国给法国的贷款，目前，我国是欠波恩几亿美元的债务国。众所周知，这笔贷款并不是无条件借给的；条件当然没有公布，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戴高乐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受着德国政府的要求的强烈影响，只要指出贬值和转移资金的新条例就行了。

最后，尽管谈判是秘密的，但是其他一些协定也透露出一些迹象，这些协定，一方面是德国

#### 赤字仍然庞大

来解决。

【法新社巴黎讯】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居约马4日向国民议会防务与武装部队委员会说：1960年的军事预算，必须满足法国的两个需要：支持它在阿尔及利亚作战；建立一支拥有原子武器的打击力量。

他说，不久将提出关于火箭和某些飞机的计划的法律草案。他说，陆军已经采取了一项行动，来保养和改善它的装备。但是他说，空军方面还是将由美国来支援。

订购法国的战争物资，另一方面是，法—德关于石油政策方面的合作。

对于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最亲近的伙伴和最直接的竞争者的法国来说，这样展开的前景怎样呢？

保罗·诺瓦罗在一篇发表在“经济与政治”月刊专号上的文章中，做了大致的分析；他特别指出，陷于戴高乐政策狭隘眼光中的法国政府，没有替换的解决办法，而只能是越来越依附于他的德国伙伴；相反地，德国人又受到东西方谈判和与英国接近这两种经常性的诱惑，这两种诱惑，注定了戴高乐政府的整个外交工作的失败。

长远说来，德国经济力量远比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雄厚，所以德国经济力量除了让法国经济变成它的附属品之外，不会给予任何别的希望。

只要研究一下共同市场的主要托拉斯，就可见在十个主要垄断组织中，就有七个是属于德国人的，只有一个法国人的（法国石油公司），特别是在基础工业方面，西德的力量无可否认地超过了法国大资本的力量。

戴高乐政府的亲德政策开展的前景，是一个从属于别人的前景。在所谓的欧洲政策方面，无论从共同市场或从波恩—巴黎轴心来说，政府所追求的法国“领导地位”已成为幻想。波恩在一个时期里还可以利用戴高乐——它目前需要他——，但是，法—德力量对比是显而易见的：法国欠德国的债款以及德国优越的强大经济力量，只可能使德国逐渐取得统制的地位。

## 苏兹贝格说 阿登纳一心想勾结法国打入非洲

【本刊讯】6月8日“纽约时报”“国外事务”专栏刊载了塞鲁斯·苏兹贝格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阿登纳继续当总理而不当总统是要实现什么希望呢？”摘要如下：

阿登纳既然不能强制别人同意埃策尔当总理，便决定他自己继续担任总理。

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执拗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政策问题。阿登纳对法国有一种强烈的偏爱。

阿登纳在几年前做出这样结论：法国人虽然缺乏组织才能，可是却具有感人的聪颖资质。他不信任让他的德国同胞自己去领导国家。但是，他赏识他们的组织才能。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可以把它们的才能美妙地结合起来。

阿登纳越来越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所打动，即可以利用这种汇集在一起的能力来建立一个同新组织起来的非洲密切联系的新组织起来的欧洲。他认为，比如说，不论法国或比利时，都不能单独开发它们的非洲财富。但是，当欧洲人同德国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认为，这就可以而且一定能做到。他已确信，否则非洲就会走向共产主义。

阿登纳下决心要在经济上把这两个大陆连结起来，利用一个大陆去援助另一个大陆。法国人表示，只要德国在非洲大力支持他们，他们将用同样的劲头来支持共同市场。

他知道艾哈德对共同市场是冷淡的，而且不那么倾向于太多地倚重法国。此外，艾哈德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他当总理，他就不会满足于听命于人。但是阿登纳认为，如果波恩不是一心一意地争取实现在非洲支持下的欧洲团结的话，不信任情绪就会在法国复活。法国新民族主义就会冲破目前的经济拘束，在塞纳河畔还没有得到真正同意的最后建立联邦的梦想就会在来因河畔破灭。

这位可敬的总理提出的借口——他所以希望保持统治权是因为苏联在日内瓦采取了顽固态度——不是完全确切的。原因是在巴黎，而不是在莫斯科。

### 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控制布科城

### 又有许多农民参加了反政府军

【法新社圣约瑟11日电】星期三这里收听到尼加拉瓜叛军的一则广播说，许多游击队和农民参加了叛军行列，并且正在用于星期二布科“战役”中从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那里掳获来的装备武装自己。

电台说，在阿梅里斯克山正在展开战术作战，那里随时可能展开类似布科的“战役”。

电台接着谴责索摩查政府“严刑拷打手无寸铁的农民，从他们身上逼出毫无价值的口供”。

电台否认了尼加拉瓜的一项官方公报，这项公报说，在布科战斗中，有几个革命领袖被击毙。

【美联社特古西加巴11日电】叛军说，他们仍然控制着布科，没有战场上丧命的国民警卫队人员都投向叛军。